

# 恋习生

艾小图 / 著



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经历很多次的爱 但只会有一人，一次爱，让我们心存感恩



# 恋习生

艾小图 著

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  
经历很多次的爱  
但只会有一人，一次爱，  
让我们心存感恩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恋习生 / 艾小图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 
2013. 12  
ISBN 978-7-5057-3269-8

I. ①恋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5667 号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恋习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者 | 艾小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|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<br>16.5 印张 200 千字 |
| 版次 |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3269-8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价 | 29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 -1 号楼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1000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话 | ( 010 ) 646686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目录

CONTENTS

- PART 1**  
-1-
- 多少恨  
越尹：你划燃了火柴，告诉我只要守护这火光我便可得一生温暖，我用全部的青春守护你留下的火光，青春用尽，我终于懂得，火柴能给我的温暖是多么短暂，就像你给我的爱情。
- PART 2**  
-21-
- 琉璃瓦  
纪时：不知从何时起，你进入了我的梦，你给我的那些时光像玻璃墙琉璃瓦，在青春时光里纯粹得让我不舍多触碰，哪怕只是看看，也觉得美好。
- PART 3**  
-47-
- 沉香屑  
越尹：17岁的我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不论是爱或恨都直接得容不下一丝迂回。你知道吗？我深爱着这个世界，只因这世界上有你。
- PART 4**  
-73-
- 倾城之恋  
纪时：如果我能预见有一天我会那么爱你，那么就算要我死，我也不会放开你的手。可人生就像一张单程车票，买了便不能后悔，将踏上怎样的旅途都必须甘之如饴，因为一切，都是自己的选择。
- PART 5**  
-93-
- 半生缘  
越尹：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地球上，每天都可能发生意外，大至地震、海啸、泥石流；小至车祸、触电、摔下楼。生命真的好脆弱，也许下一秒，我就会不在……我真的，真的不怕死，我只怕再也看不到你。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PART 6<br>-113-  | 花凋<br>纪时：歌里这样唱着，要有多勇敢，才敢念念不忘。殊不知，这世上最难的不是念念不忘，而是干脆利落地忘记。当你离开我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回想我爱着你的样子，觉得那样的自己才最具有魅力，可惜，你已经不再在意。 |
| PART 7<br>-133-  | 惘然记<br>越尹：爱曾盲目，恨已模糊。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结痂、脱落，痕迹浅浅的，好像一切都已经痊愈了。八年，事事稳妥，人情已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PART 8<br>-163-  | 不了情<br>纪时：不管天空晴朗下雨，我永远是你手中的风筝，你绝不放手，这已经足够；不管那海里风起还是浪涌，我永远是你岸边的小船，任它飘啊飘，只要在你身边就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PART 9<br>-185-  | 封锁<br>越尹：爱情就是这样，对一个人掏心掏肺，对别的人就狼心狗肺。有的人一辈子不爱人，有的人一爱就是一辈子，我是固执的后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PART 10<br>-213- | 小团圆<br>纪时：我们共同的青春，共同的十七岁，没有物质没有算计，我爱你的单马尾你爱我的白衬衫，这样纯粹的爱，要走完一生，才算完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番外<br>-239-      | 遗情书：给我最爱的你<br>越尹：要不我们不分离，要不我们一直在一起。我爱你，这不仅仅是三个字而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后记<br>-243-      | 嗨，你好吗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P  
A  
R  
T  
1



多少恨



越尹

说真的，其实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将来是会有一番大作为的人。

但有句话咋说来着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

时至今日，26岁的我，没房、没车、没男人，最要紧的是——没钱。

陈圆圆总唠叨我：“你再熬吧，熬得人老珠黄更掉价，还不趁青春的尾巴赶紧抓个男的回家，再等就真成明日黄花了。”

我听了只用一贯犯二的死样子笑：“看不出来啊，陈圆圆你中文造诣不错啊，这韵押得跟诗人似的。”

至此，陈圆圆按惯例会用一副不可救药的表情瞪我，瞪就瞪呗，反正也不会少块肉。

其实陈圆圆还真心小看我了，说实在的，我心里还是剩了点儿少女的浪漫情怀。我总幻想哪天和我的真命天子吃过饭，桌上剩五百万，我追过去说：喂，你的五百万。而他淡定地回头说：是你的五百万。

这情景在我心里已经演练上千遍，我摩拳擦掌就等男主角出现了。

当然，我是不会把我心里这样浪漫的想法告诉陈圆圆的，她就是个大俗人，根本不能在精神层面和我产生共鸣。

陈圆圆和我妈总骂我“穷鬼”，这话还真心没说错。我不仅是个“穷鬼”还是个“抠鬼”，大学毕业以来，我就没买过超过三百块钱的衣服，什么迪奥什么香奈儿，我连山寨的都买不起；出门三站路以内铁定走路；连续两年每天的早点都是五毛钱一个的腌菜包子。

这样不也挺好吗？我没因为劣质染料过敏致死，也没因为走路骨折或者累死，更没有因为腌菜包子噎死。

我命贱，这样活着，不也挺好吗？

凌晨两点回到家，我妈居然还没睡。

当然，我可不会误会她是因为担心在等我。

她翘着腿坐在十平方不到的客厅里看着夜间剧场，见我回来，头也没回，只淡淡地说：“钱呢？”

我没理她，脱了外套扔在沙发上，衣角不小心擦到了她保养得宜的脖颈，她的火噌地就冒起来了，倏地一下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尖开骂：“作死啊！臭丫头！你冲谁发火呢！”

这样的情景我已经很习惯了，只慢慢从包里把用报纸包好的两千块钱拿出来，摔在她身上，用丝毫不逊于她的恶毒话语说：“收好了！这可是你的殓葬费！”

我妈一见到钱，立马笑容绽放，方才昂扬的火气也收了起来：“小丫头片子，现在还学着要你妈了是不是！”她边数着钱边说，“吃了没？没吃我给你下碗面？”

我睨了她一眼，没理会她谄媚的殷勤，强忍着胃里不适的反酸感，径直进了浴室。

温热的水从莲蓬头里流泻在我身上，我的血管和皮肤能感到水的温度，可我的心，却已经凉透了。

不知道是哪个邪教这么说过：人生来就是忍受痛苦的。

还别说，作为一个无党派无信仰人士，我还真就是这么过日子的。

这么多年，我的人生感悟只有一句：这狗X的生活。

洗完澡出来，我妈还真给我下了面，秉着不吃白不吃的想法，我坐在餐桌上呼啦呼啦开始吃面。

我妈在我对面坐着，拿着指甲锉不断地修整着她形状完美的指甲，眼瞅着四十好几的人了，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，皮肤白皙得像珍贵瓷器，虽然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傍生，但那举手投足的贵气却隐隐还在。

她轻轻吹掉指甲灰，完全不管她女儿我是不是正在吃东西。

我皱眉：“你能不能边儿去锉啊？弄我碗里了不知道啊？”

她不以为然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可不是屋子小嘛，一伸手就抵着墙，你让我哪边儿去啊？”说着，又吹了吹指甲，半晌她才抬起头，眯起眼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人家养闺女，



我也养闺女，看看我闺女就让我住这种破地方。”

我知道她又要来劲了，一时胃口全无，啪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扔：“你也够了吧？要不是你那么能花钱，我早就能租间大点的公寓了。”

我妈不屑地嗤笑：“就凭你那么点钱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？有四千吗？你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次晚上出去是去干什么！我尹萍算是明白了，你们越家的人啊，全是一个货色，作奸犯科，早晚牢底坐穿！”

“你现在才知道我的钱全是犯法挣的？你花的时候可爽快着呢。我去坐牢，我去坐牢可少不了你。”我恶毒地诅咒着，脑海里噼里啪啦像有火花在烧，仿佛坐在我对面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而是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
“越尹，怎么说我也是你妈，我怀胎十个月把你生下来，从你身上要点什么，一点不为过。你的命都是我的，少搁我面前摆谱！”

她冷漠的话语像蚀心的毒药，我的心毒发得厉害，一阵阵地抽疼。

我从来不敢期待从她嘴里能说出什么暖心的话，可是作为女儿，我却总在想，会不会有奇迹呢？她会不会像陈圆圆的妈妈那样，在我受了伤的时候把我搂在怀里，说一句：尹子，乖。

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她做不好，也不会做。

我眯起眼睛，看着她优雅闭合的嘴唇，几乎本能地对抗着：“是，因为我是你生的，所以就算你把我卖了我还得感恩戴德。你给的这副身子还真贵啊！我这辈子都还不清的是不是？！”

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，像书里写的美女蛇，美丽却淬满了毒：“你可别这么说。卖？你提起来了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了。”她双手环胸，微微偏头，慢慢说道，“我好歹也是你妈，你也真不仗义，给人睡了也不告诉我，害我还一直指望你嫁个有钱的让我享享福，结果呢，一场空！”

她毫无顾忌的话戳中我心底最深的秘密，那一瞬间，我没安全感到了极致，仿佛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了大马路上，周围的一切不断旋转，晕眩得我随时都会倒下。我一时间失去了斗志，起身就要回房。

她自是岿然不动，只轻飘飘来了一句：“哟，怎么着，戳着痛处了？”

我定了定神，深吸一口气，用最不屑最嘲讽的口气说：“你花我那么多钱买衣服，买那些涂的抹的，你怎么不给我找个有权有势的后爹呢？再说了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我现在认识的有钱人多着呢，随便嫁个就不错，要你操哪门子的心？”

说完，我快步进了房，一刻也不想再和她多待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把我这满身血肉学哪吒全削了还了去。

就在我要关上房门的那一刻，我听见她在背后幽幽说了一句：“越尹，你该不会还想

结婚吧？你有空多照照镜子，就你这德行，这辈子还结什么婚？”话毕，是浓浓的不屑的鼻音，被我狠狠关在了房门外。

我躺在床上鼻酸得不行，可我一抹脸，干得跟什么似的，我的身体大概是水乏了，想哭都没有眼泪。

我咯咯地笑了，笑着笑着喉咙都哽了。

还能有什么更伤心的呢？反正我倒霉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什么好事都到不了我头上。我觉着我的人生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些主角一样，什么浑的糟的都一起来，然后就涅槃了，修成绝世武功了。

我可不就等着这一天嘛！

正胡思乱想着，手机就聒噪地叫嚷了起来，拿起来一看，是我兼职店里的老板娘打来的。她在电话里激动地提醒我，我可能得罪了人，现在有人到处打听我，可能是想找我茬。

我挂了电话，脑海里不断回忆着最近一段时间见的人，我的那些所谓的“客户”。

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头绪，都是一帮用裤裆当脑袋使的，想得我头疼。

得了，睡吧，就我这样的人，处在食物链最下层，哪一天不是个死，怕什么呢？



纪时

家里老太最近逮我逮得紧，27岁了，老太眼瞅着想抱孙子，每天在我耳边唠叨。今天安排这个的女儿，明天安排那个的侄女，到最后我实在兜不住了，和老太说：“您有本事给我找比尔·盖茨家的，旁的我真的瞧不上。”

一句话把老太气得要不轻，高血压一发医院里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鞍前马后地伺候着，才从老头棍棒下捡回一条命。

好不容易得了空就被一帮狐朋狗党弄出来玩儿。这帮家伙每次都喝得跟狗似的，要我一个个送回家，合计着我就是一免费司机。

这次鬼混是我哥儿们刘乃发起的，外号“奶哥”，正儿八经皇城脚下长大的浑小子。他在我们一帮朋友里书读得最高，却也最痞，堂堂双学位博士，却跟路边小混子没啥区别，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他，那就是“就怕流氓有文化”！

作为一个文化流氓，据传他在网上有着极高的人气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和谐说什么，把他老子急得头发都白了一半。

我刚进包厢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听到刘乃开始喊着我名字：“纪时，跟你说，上次高松那崽子让我找你来着，有事儿找你帮忙。”

我喝了一口红茶，放下杯子问他：“什么事儿？上次并购那事儿我可尽力了，人家不松口我也没办法。”

刘乃几下蹭我旁边来，手臂揽上我的肩膀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不是，是找你有点私事，想整个女的。”

在座的几个人一听这话，立马笑开了。

“高松那姓货真他妈婬到家了，心眼小，和女人计较啥？”

“就是，女人是用来疼的，再大的事，到了床上，那就是小事。”

“……”

此话一出，原本就不正经的话题立刻越发展越禽兽。我没仔细听，只问了句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刘乃一边喝着一边给我解释：“高松那家伙学人上网呢，聊了段时间约见面，他‘提枪赴会’结果遇上一酒托，买了两三万的酒，结果人一句妈妈住院就跑了，他找人查过了，听说那酒托还挺有意思的，以前惹过岑家老四，那损蛋找人收拾她，人说，舔那玩意儿还是二十巴掌，你选个。她选了二十巴掌，打完哭都没哭一下，岑家老四后来什么没说就走了。听说挺硬气一姑娘。”

我不屑地嗤了一声：“硬气？你知道她是做酒托还是卖的？干这种事的女人硬气在哪儿？是你们这帮家伙见着人家就硬了吧。”我喝了一口茶，想起什么又补充道，“高松该不会找我去打女人吧？我可不做这种事儿啊！”

刘乃拍拍我的肩：“哪能啊，高松可不是听说你出了名的损嘛，就想找你去整整那女的，那女的还不知道自己给人盯上了，还在做这事儿呢。高松又给她约出来了，这周末你帮她去见见，耍耍她，给高松出出气。”

我一口茶呛着：“去你的！说谁损啊，咱这叫聪明有个性。”

“是，有个性的纪时同志，这事儿你帮不帮啊？”

“地址什么发我手机上，不就是个女骗子嘛，有啥搞不定的。”

喝完酒已经凌晨两点多，发小几个都各搂各的逍遥去了，我倒也落得轻松，只用把已婚的程阳送回家去。

我们这帮朋友里只有程阳一个结婚了。家里老婆给生了个丫头，一岁多，我见过，一见人就流口水，看着怪恶心的。

我专心开着车，大晚上的大车灯晃得我有点头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熏久了，居然有点醉了的感觉。

程阳一晚上也喝得不少，但还是清醒又克制的模样。他斜斜地靠坐着，闲闲地问我一句：“听说你最近被抓去相亲了？”

一句话打到我七寸上，我立马蔫了，求饶道：“喊你爹行不！别提这事儿，一提就头疼。”

程阳见我愁云满面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：“我当初不也这么过来的嘛，别太挑了，我们这种人结婚的事哪轮得上自己做主？看着个家庭合适的就结吧，女人关了灯都一样。”

我目不斜视地开着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余光里看到的程阳，竟显得那么落寞。夜里风凉凉的，从车窗外吹进来，我清醒了许多，车厢里也一时静了下来。

良久，我才问他：“程阳，敏子是不是和你吵架了？”敏子不是程阳老婆，是程阳大学时就谈上的女朋友，后来程阳结婚，还是照常带着敏子在我们的聚会里穿行。大家心里都明白。

程阳没回答，只是摇摇头，半晌才说：“纪允是不是回来了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“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纪时，这话你可记好了。”

我苦笑：“这话跟纪允说去，他现在对我就是对仇人的态度，我可没办法。”

程阳轻轻叹了口气，用那张仍旧意气风发的脸，沧桑至极地说：“纪时，我明白你，这么多年从来不在外头玩，是心里还有人吧？说真的，我真想见见那姑娘，能让你们兄弟俩这么着迷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”

我打着方向盘，侧了侧脸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事儿你真想错了，不是一班的人就是二班三班的人呗。什么姑娘的，早忘干净了，我不玩纯粹是觉得脏！”

程阳笑笑，也不再反驳我，只是那一脸的笃信和洞察，让我不太爽。

回到家，洗完澡，把电脑拿出来盯了下我最近买进的几只股票，势头还不错。最近倒

霉事儿好像一扫而空，男人嘛，挣钱这俩字总能带来几分血性。

关了电脑上床，一个人躺在宽敞的双人床上，怎么都睡不着。

这么多年都这么过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著什么。

过去还爱把自己喝醉了，喝醉了什么都不想，自从三年前出那尴尬事以后，我连酒都戒了。

刘乃说我过的是和尚的生活，我想想，还真就是那么回事。

说来这几年过得也挺好的，虽然没听老头的话走入仕途，但也开起了自己的公司，买了房买了车，折子里的存款也好些零。

只是，每天回到空荡荡的家，心里总觉得堵得慌，模模糊糊的好像总是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在这里，在那里，好像就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，可是一回头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

有时候做梦我还是会梦到她，梦到她眯着眼笑得像只小猫，梦到她哭起来整张脸皱得红红的，梦到她在我身下颤抖不停，却还死死抓着我的手臂……

程阳说我心里有人，守着。

我觉得我没有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有正常的需求，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守着，我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。



越尹

其实我老早想金盆洗手了，当初是欠着房租，我的工资实在周转不过来才铤而走险接了这份“兼职”，后来也是心态慢慢变化，侥幸地想着，这钱挣得虽然提心吊胆，但是收入高，好过我没日没夜地熬。

我一全无背景的本科毕业生，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生活，还能讲什么尊严道德？没卖身我就觉得自己道德觉悟挺高了。

说起来其实我是有正经工作的，大学毕业走了狗屎运进了国企，只要不犯大错就能做到退休。朝九晚五还有双休。只是我妈开销大，平常还爱打麻将，为了养活我们俩，我必

须兼职。在做酒托之前，我做过的兼职五花八门，总结起来就一个字——累。后来机缘巧合地干上了酒托，这事儿倒也不难做，纯属钻漏洞，给抓到了就打死不承认和酒吧是一伙的，最后顶多教育教育，局子里勒令酒吧的价目重置，事儿过了就完了。

我跟的这伙人倒也挺厚道，有专门的人在网上海钓凯子，然后由像我这样的年轻姑娘和人家见面，原则是能跑就跑，跑不了就和人睡一觉。

这事我也干了好几十回了，大概是我长得挺老实，每次都给我蒙过去了，倒也没真的遇到较真的。出来玩的都有钱，不在乎那万儿八千的。

唯一一次倒霉，是惹了一子弟，七弯八转把我给找着了，十几二十个大男人把我围着，我当时只祈祷着，希望这几个男的温柔点，别把我弄死就行。

不想这哥儿们其实是个挺善良的主儿，当时就随手拉了个男的，指着他那地方说：“舔那玩意儿，二十巴掌，你选一个。”

我咬咬牙，选了二十巴掌。

那二十巴掌是真的打得又准又狠，好几次我眼冒金星地被打倒在地上，最后又被拽起来。

等终于打完了，我只觉得眼前一切都是黑的，耳朵里耳鸣得我几乎听不见人家在说什么。我踉踉跄跄地扶着硌手的墙壁努力站定。

那人问我：“怎么不哭？”

我愣了下，回了两句：“忘了。”

后来那帮人就走了，再没找过我麻烦。只是脸上那伤，整整一个多月才消。那段时间我白天去上班都裹着厚厚的丝巾戴着帽子谎称过敏。回忆起这事儿，我还挺庆幸的。看吧，对这个世界我还是很有用的人，老天还舍不得我死呢。活着，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的，我一直坚信这句话。

至于到底哪一天才好，这个我不关心，等我死了，我总能知道的。

最近单位里事忙了一些，好久没出来兼职，我妈也消停了一阵，没钱她就叫唤，倒也没真的撕破脸皮逼我。好不容易休上假，原本是想和老板娘说说，金盆洗手。不想老板娘七说八劝又把我说动了，但我三令五申，最后一次，做完我就收山。

星期六晚上，我打扮一番才到了约定的地方，手上拿着一本当作暗号的杂志。

不想这次的冤大头竟然还没到，我看了看时间，我已经迟到十分钟了，他竟然比我更晚。

这倒让我产生了一些好奇。能被酒托勾动的，多半是没怀着什么好心思的。在网上猎艳找一夜情的，口味重，不是找学生妹就是找寂寞的少妇，所以我从来不用打扮得多么出位，

越往清纯上靠越被人相信，再配上几个梨花带雨的表情，一切就手到擒来了。

当然，我能做这事儿，也要得益于尹萍女士给我的这副好皮相。男人嘛，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弄漂亮点，总能刺激得他们肾上腺素噌噌地直线上升。

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，我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杂志。脚无意识地在地上画着圈。

正当我寻思着这次是不是要扑个空时，肩头突然感觉有一只手附上。

暖暖的，隔着衣料，烧灼着那一块的皮肤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感。

“请问，是陈梅吗？”是约定的“我的”名字。

只是这男人低沉而冷然，如同空谷流水的声音，让我全身的血液都开始逆流。

我是清醒的吗？还是我正在做梦呢？连梦见都会感到羞耻的声音，怎么就真的让我听见了呢？我是不是叫人打得耳朵出毛病了，这魂牵梦绕的声音，真的是在我身后吗？

我还是不敢相信。紧握着拳头，几乎克制不住地下意识回头。

刹那间，我就看见对面男人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。他和我一样，一脸震惊的表情。一时间，我们两个都怔愣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

我细细地打量着他，每一寸都没有放过。卑微地在心底勾勒过无数次的身影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出现在我眼前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好像时光的机器出了故障，我感觉我看到的他还是我记忆里的他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只喜欢黑白两种颜色，一双眼睛黑得发亮，仿佛能把人吸进去，一笑起来，左边的眉毛微微上挑，看上去痞痞的。

我的心，一寸一寸地沉沦着，如果这是梦，我可不可以祈求上苍让我不要醒来。

即使是死，即使，是死。

可惜，现实是残酷的。他终于从震惊中清醒过来，几乎难以置信地拔高了嗓音。

“越尹——怎么是你？！”

其实我知道，这会儿我就该甩他一巴掌然后走人，至少把他打蒙了能给自己留几分身价，可我竟是移不动脚步，只傻傻地站在原地，几近贪婪地看着他。

八年过去了，抗战都胜利了，可我还过去的泥沼里深陷。

我总骗我自己，我已经忘了他，忘了忘了忘了。可我清楚，他就跟刺青似的，刺在我心里最软的肉上了。

最难最难的时候，我总咬着自己的手，脑子里不停地想着他的脸，想着他抱着我说：“宝

儿，别哭，我在呢。”

仿佛他怀抱里给我的温暖，能度我走过一切的苦难。

可他在哪儿呢？

我过着生不如死日子的时候？他在哪儿快活呢？

就这么个男人，值得我想这么多年吗？值得我在街上看着个长得像的就追好几条街只为多看一眼吗？值得我做梦梦到他一醒来就狠抽自己几巴掌骂自己疯了吗？

越尹，你就是贱。

我吸了吸鼻子，把心底的那些难忍的悸动都强压下去，用最平常的声音对他说：“我从来不骗熟人，我走了，你保重。”

可他不让我走，他死死地拽着我的手。我再抬头，入眼的是他一双几乎要冒出火的眸子，他几乎用吼的：“你走哪儿啊走？话没说清你上哪儿？”

我直直地盯着他：“我需要和你说清什么？”

“越尹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”

我的心，抽一样地疼。看着他皱成一团的眉心，我真想伸手去抚平。

我怎么就这么贱呢？这么多年我怨他，恨他，不过是因为爱他。

不过是因为，他不爱我。

越尹，别再让过去那些影子跃进心里了，还嫌不够疼吗？

“放手，我要回家了，你白耗我一晚上时间，一毛都没挣到。”

纪时气极了：“越尹，你是不是疯了！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？你得罪我朋友了，人家让我来整你。你告诉我，谁借给你的胆子？你干这个？傍家儿更挣钱你怎么不去？！”

我冷静地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，一字一顿地问他：“我骗你朋友多少钱？我还。我说了，我从来不骗熟人，你朋友也算我熟人吧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这情分绝对有。”

纪时沉默片刻，说道：“越尹，咱们一定要这么说话吗？”

我的眼泪终于涌上来，顷刻间就盈满眼眶，我努力咽着口水，努力把那些眼泪都逼回去：“那你说，我们该怎么说话？”我顿了顿，“纪时，曾经，我想过杀了你。”

“你随时可以杀了我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这条命赔给你。”

我倏然转身，让眼泪无声无息地簌簌滑落：“不用，我嫌脏。”

说完我就走了，没走几步就听见他的声音在背后响彻：“两万。”他的声音抑扬顿挫，“手机号留给我，你说的，我朋友的两万你会还。”



我心里一抽一抽地疼，真难让人相信，我们曾经那样亲密。他曾经说，越尹，你就是我心里的肉，挖了你我就活不成。

可是结果呢？我不是他心里那坨肉，他只是身上那块肉难受罢了，而我那么傻，傻到能为他把一切羞耻心都丢了。没了我，他活得人模狗样的，而我呢？过得畜生都不如。

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他的话终于让我彻底从我自己编织的那些温暖旖旎的故事里清醒，是啊，我们俩本来就该这样。

疼吗？不疼，真的。



纪时

这么多年，我想象过很多次我们再见面的情形。

甚至我还想过，也许未来有一天她会挽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向我介绍，纪时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孩子。

我以为，这是最痛的情形。却不想，更痛的，是我发现她过得一点都不好。

从前那头洋娃娃一样的自然卷被她挽成一个发髻，纠缠一团，像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，被她深藏起来。她原本一张圆润的苹果脸硬生生熬出了尖尖的下巴，还有那双精灵古怪的眼睛，变得灰暗而疲惫，不复从前的光彩。

她抬头看我的眼神，仿佛刺在我心尖上了。她怎么能用那么忧伤绝望的眼神看我呢？看得我，那么想把她抱在怀里。

这些年我用了好些办法全国各地到处找她，却不想她就在我眼前。而我一直以为，她一定不会来到有纪家人的地方。

我以为，她恨我恨到骨子里。

也许是报应吧，所以这些年她才频频出现在我梦里，在梦里反复折磨着我，她对着我哭，哭得那样伤心，她一遍遍地质问我：纪时，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为什么呢？不喜欢我干什么招惹我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？